

景框之外的真實 ——導演蔡銀娟的生命遊戲

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

假使你確定此刻你之所以飄搖零落正如
午時水世界的蜉蝣在漩渦中心短暫
取得一個位置，且開始思考
繁瑣的現象與本體之所以相對稱
復彼此抵消就可以架構為一永恆的
生命論述，或死亡——假使你可以
使用任何思辨的矛盾干戈

.....

.....

比雪餘的鐘聲更寥落
是此刻天地僅有的反響
不期然遭遇，當倚北
眾星正彼此虛位，尋求緩衝
對準那傾斜的河水發光，調整
角度，告別過去，未來，現在

——楊牧《長短歌行》

詩人楊牧說，透過人間未啟的大幕，世人彷彿看得見或偶然窺見光影閃爍，那不屬於我們的想像與實際經驗世界，輒覺悟無論感覺或理智，原來早已經歷過巨大如海的變化，而臺前臺後曾經真正屬於我們的，或僅只是想像中屬於我們角

色主從所曾象徵的心智與意念。

楊牧認為我們根據這種意念，以有限的知識與無窮的熱情，從事對社會人間的觀察、檢驗、反省、關懷，加以定位在時空的幅軸，凡間男女的血淚、兵刃、災難，都按照神的律法，在隱晦的故事細節中，各自扮演符合寓言般的角色。(注1)

然則，我們應當如何投入眼前這場即將展現與揭曉的生死契闊？身為《火神的眼淚》的編劇



兼導演蔡銀娟，對於詩人楊牧這個生死命題的大詰問，從她的幾本繪本著作與劇本、電影中，能反覆回答詮釋她對生命的體會。

失去甚麼，才能身而為人

著火了，他們從夢中驚醒，慌張地不知從何處逃命，暗夜火光烈焰散發著高溫熱氣，他們轉身手腳發抖，叫醒還甜睡著的孩子，死亡的顏色竟如此瑰麗，命在旦夕之中，所幸消防人員驚險地揮展著重生的翅膀，帶著生命之源從天降臨，拯救眾生，是他們的使命。

《火神的眼淚》，正是一部這樣賺人熱淚的鉅著，影集在線上熱播並且進軍國際。

這是導演蔡銀娟近年編導的新作，相當特別而深具社會關懷的消防隊職人影集，劇情以消防局同安分隊為設定背景，故事拍攝中救火的場景逼真到讓人邊看邊捏把冷汗，除了驚險的打火現場，真正要探討的是人性、政治現實與社會百態。

火神，是消防員的意象，而眼淚是取自「觀音垂淚」，從神明慈悲的眼光看待天下眾生，在面對災難的來臨，在生命遭受可怕的威脅時，我們所賴以生存的身外之物，錢財、衣物、信仰、價值觀，都受到摧毀、吞噬，幾乎失去一切的時候，僅存的人性光輝，正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基本價值。

人性的光輝，從消防員的職人精神出發，更能點滴體現。

蔡銀娟說：「我想呈現出消防員也是一般人，觀眾能透過他們的工作與日常，看見他們的辛苦，並對他們的悲歡離合與內心糾結產生共鳴。」

「他們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消防員」，她想說的不只是打火英雄的故事。

普羅大眾所認知的消防員大抵是救火任務，然則消防員的業務範圍包山包海，舉凡救護、山難與水域搜救、水域駐點、瓦斯外洩、安檢宣導、捕蜂捉蛇救貓狗等等，打火，只是龐雜勤務



照片來源：冬候鳥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的一小部分。臺灣大部分消防員採「勤二休一」或「勤一休一」（即連續工作 24 或 48 小時後可休息 24 小時），許多人還得利用休假處理文書業務或受訓，值勤時工作量大，又處於隨時待命的緊繃狀態，如此爆肝模式，讓消防員的職業生涯充滿艱辛，難以兼顧自己的生活或陪伴家人。

在溫暖的劇情下，《火神的眼淚》探討嚴肅的社會體制與生命價值的終極命題，例如：是否該考慮調整、簡化消防員的工作量？消防員的身心問題？消防員的安全問題？消防員的殉職問題？消防員的權益問題？

蔡銀娟期待《火神的眼淚》能喚起觀眾對消防員處境的關注，並對幾個主角身上的生命故事產生共鳴。畢竟，當他們在救別人的性命時，自己的性命可能也遭受威脅，在面臨生死交關的當頭，別忘了，他們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消防員。

執導如此深刻的戲劇，在執導演筒與攝影機的景框外，她是一個怎樣的劇作家？

開麥拉之前的生命遊戲

大學時期讀社工系的蔡銀娟，出國留學時念的是插畫，從她的第一本繪本著作：《夏綠蒂的愛情習題》，到現在成名的導演之路，跨足的領域轉了 180 度大彎，途中經歷多少現實的心路？從浪漫抒一己之懷，轉而關注人間溫情與社會現象與現實，甚且進行社會批判的作品，這些轉變在蔡銀娟眼裡，都是生命的遊戲。



她在一篇〈生命的遊戲〉（注 2）中，寫道：

「……我記得在自己 10 歲時，很喜歡玩一種想像遊戲，我總想著 20 歲的自己坐在椅子上，跟 10 歲的自己面對面坐著，那時候的我會講甚麼？我會喜歡 20 歲的自己嗎？……這樣的遊戲樂此不疲，20 歲時就想像 30 歲的自己，30 歲時就想像 40 歲的自己，然而，我無論怎麼想像，當年的我從來沒有想像到自己會轉行來拍片……」。

同樣的遊戲，她也轉用在另一本繪本著作上。

2017 年她出版繪本《2087 年的時候》，這是一個母親掙扎卻動人的寫給養女的喃喃自語，像是叮嚀又像是安慰，像是自省又像是關懷。

文字以第一人稱的「我」發聲，一邊自我譴



責坦承自私，一邊溫柔地向「你」訴說對她的關愛。

「你會喜歡畫畫還是喜歡唱歌？」

「你會是叛逆逃學的孩子、還是成為一個在美國教書的理化教授？」

「我知道我不該害怕，每當我看見你長得不像我而像你生母的時候」

「我知道我不該擔憂，當你終於知道身世的時候」

「你會愛我嗎？」

她在這些文字轉換之間，透過一幅幅插畫，展現心緒的流動，背景是青青綠草或無垠夜空，人物畫像是生命樣態裸露的初始，不甜美不可愛，但它是一個母親毫無遮掩的告白。

「親愛的寶貝，你會平安長大嗎？」

「當你 36 歲的時候，會在做甚麼？當我 36 歲的時候，你走入我的生命。」

「我好想知道，孩子，你跟你所愛的人們日子過得幸福嗎？」

「2087 年的時候，世界是甚麼樣子？」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你已經老了，而我已經死了」

繪者畫下無盡的黑暗、孤寂的港邊、階梯口……，「我」在對「你」反覆探問，沈鬱的畫色，代表的是內心積沈的擔憂，「我」表達著她渴望參與孩子未來的情感，以及對於與孩子間血緣連結安全感的缺乏。

然而，我們所見的表面上的「我」，如果是指涉導演的母親，那麼層層套疊的，是她身為養女所溫柔回推當年母親的心緒了。

於是這本《2087 年的時候》，讓領養的議題隨底圖與文字浮現。同時身為養女與養母的蔡銀娟，在愛與勇氣之間釐清自己不安的情緒，她讓一個新的生命進入她的生活中，彼此成為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說：「我相信組成家庭最重要的是愛，而不是血緣，只有愛才能帶來安全感。」

透過與相關領養的繪本，蔡銀娟陪伴女兒看繪本、講故事，告訴女兒關於沒有血緣也可以是一家人這樣的一個觀念，她已不同於當年她的爸媽採用隱瞞的方式，克服許多的涉及身世話題的恐懼。

「……就是經過這麼多年，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跟我爸媽和女兒很自然地聊這種身世的話題，

我覺得這是一件我還滿珍惜的事情。」蔡銀娟溫柔地說。

探求自我靈魂的無聲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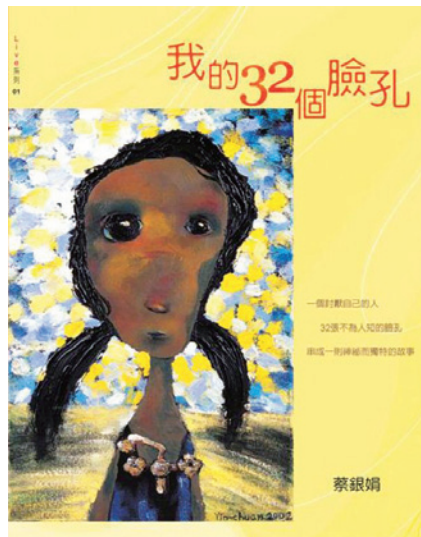
念過哲學系、社工系、視覺媒體科系的她，初入社會對人生還很茫然，換過許多工作，不務正業多年，待過畫廊、國家劇院、美術館、廣告製片公司，甚至是靈骨塔的刊物編輯等，也做過馬戲團專案助理、配音員、國中資源班老師、社工員、高職夜間部導師等各式各樣的工作。

但堅持最久的卻是藝術創作。

從事插畫與繪本多年，她在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報章雜誌發表許多插畫作品，參加亞太女畫家聯展，辦過幾場個人畫展，得過臺北美展與臺北國際書展的肯定。

繼《夏綠蒂的愛情習題》，她隨後出版《我的32個臉孔》圖文集。這是一個述說自我的32個不為人知的臉孔，串成51則神秘如詩似謎的獨特囁語，一個自己面對自己、觀察自己、面對自己情緒的各種面向的旅程，這是包含作者與周遭許多人的心情縮影。

《我的32個臉孔》不論詩文與繪圖之中，蘊含憂鬱的氣息與自我對話，作者透過對現實世界的心境轉變道出社會的真實，她必須以這32個臉孔來面對，零碎的、一閃即逝的、變幻莫測的、陰暗詭譎的、開心樂觀的、夢幻浪漫的、矛盾疑慮的等等不同的自己，隨著心情變換的臉孔，32個臉孔，是32個不同的人，卻都是作者



一個人完整的獨特的喧囂的靈魂。

「在人群裡我常掛著微笑，沒有人知道其實我好討厭自己」

「我的身體好像裝了一個隱形的水龍頭，把心事都緊緊地鎖在胸口」

「跟陌生人應酬的場合，我又會變得很彆扭，不知道甚麼時候該笑，甚麼時候該皺眉」

「在跟先生冷戰時，我可以整天不說話，冰冷漠然，對他視若無睹，這時我便是一張假裝冷淡，沉默入睡的臉孔」

依據她的先生（導演兼作家李志薈）的說法，當初那個放著臺大社會研究所論文不寫，轉身收拾行囊飛紐約學畫的女孩，真是怪胎一個，但在讀過《我的32個臉孔》之後，就會明白她

那些人生歷練與不斷的嚐試與追尋，都成就出更多的多個面向的蔡銀娟。

身為她人生的夥伴，李志薈說：「……這個畫家，豈止有 32 個臉孔？」

冬候鳥來了，愛的方向

在一本一本繪本的創作過程中，蔡銀娟以為人生就這樣了，沒想到幾年後機運的浪潮，將她帶到完全不同的人生領域；又像是冬天的候鳥一般，她找到一片斑斕喧囂的大地足以織錦，此後再沒有回頭路。

某個因緣際會之下，她幫先生執寫劇本，從編劇做到製作人，從製作人做到導演，她說：「一直到走進這一行，我才認識另一個自己」。

或許是曾經擔任過社工及生命線實習志工，也曾在勵馨基金會協助未婚懷孕母親及被保護管束的未成年人的這些人生經驗，讓她的作品總是充滿人文關懷。

2012 年她編導電影《候鳥來的季節》，從籌備到上映，前後花了四、五年的時間，她回憶當初創作過程的艱辛：「……辛苦創作的劇本被評審批評的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就努力修改，不想放棄；沒有資金拍片，我就寫企劃書寄給電影創投公司，當初一心一意地想，如果碰上釘子 100 次，才會遇上願意挹注資金的公司，我也願意被拒絕 100 次。」

就是這樣滿腔的熱情，讓她可以全力以赴，克服困難。

蔡銀娟十分擅長以細膩的情感敘事，述說親密又衝突的家庭關係，《候鳥來的季節》就是這樣一部講述生命的矛盾情結的電影。

在季節流轉之際，候鳥長途跋涉南遷尋找棲息地，鳥類生命隨季節的嬗遞，隱喻劇中主角的生命也面臨一場場難以預料的衝擊，正等待引爆。離家北上醉心於工作的鳥類研究員家民，因不孕症而使婚姻亮起紅燈，和他冷戰多年留在雲林老家當工人的弟弟也因為肝病所苦，面臨失業與婚變的雙重壓力。夫妻關係與親情矛盾的張力，透過劇情的開展，導演想要探討的不僅是生命與愛的矛盾，她透過濕地保育生態的議題，凸顯城鄉差距的手法，一一談論主角心中對自由翱翔的渴望，以及情感生命如候鳥來去一般，生命的存續、親情的修補、愛的責任與包袱等等，都在劇情中流轉對比，鋪陳出一部得獎作品。

此片獲伊朗茉莉花國際影展最佳劇本獎、臺灣優良劇本獎佳作，並入選金馬獎、臺北電影節……等國內外影展。

然而蔡銀娟說：「……如果沒有遇到許多幫助我的天使們，《候鳥來的季節》這部電影無法完成，這是很珍貴的生命體驗。」

說不出再見的心靈時鐘

蔡導演對家人之間的愛、傷害、怨恨與原諒這些課題一直都很有興趣，繼《候鳥來的季節》之後，她又拍出心靈系列電影《心靈時鐘》。

十幾年前她還沒有走進影劇這一行，無意間



看到一個日本的幾位自殺遺族合寫的文集《說不出是自殺》，她記得看完書的那個下午，心裡的震撼與難過無以言喻，沒想到這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群人，活在那樣的世界裡。當時她好希望以後有人可以把他們的故事拍出來，讓人理解他們的困難跟痛苦。

後來遇上先生的弟弟突然間的睡夢中過世，她眼見小姪子在經歷父親突然去世的衝擊，這些親身經歷的不捨心情，都變成《心靈時鐘》初始構思的原型。

《心靈時鐘》描繪當至親離世，留下來的人該如何面對傷痛，該如何療傷，該如何與愛告別。

九歲的小男孩與爸爸媽媽住在小漁港邊，日子過得平順幸福，某日他下課回家，家庭發生驟

變，全家人深陷父親自殺的愁雲中，片中安排由媽媽、姊弟二人，分別收到來自爸爸生前寄出的禮物去釐清各自與父親的關係，以解謎的過程來逐漸釋放痛悔與告別以及彼此原諒。

片中主要象徵心靈時鐘的經線儀，象徵著孩子失去了父親就像是失去了方向的小船，在人生的茫茫大海中如何前進？

經線儀是以前沒有 GPS 的時代，所有在海上航行的船隻必須用來定位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幾百年前的航海人已經知道如何算出緯度，但是經度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被發明，幾百年來發生過很嚴重的船難，後來終於有鐘錶匠設計出經線儀，並耗費近數十年心力改良使其極為精準，透過格林威治時間的換算，可算出海上的經度。

經線儀的秒針，每半秒走一格，亦象徵時鐘如心跳的軌跡，遺族家庭的生命狀態隨著自殺者的過世而凍結，讓心跳重新啟動的，唯有各自在釋懷的過程中融冰，以愛道再見和溫暖接下來的生活。

導演以女性的溫柔視角，述說一個傷痛的故事，自殺遺族除了自責與互相指責的心緒之外，電影的觸角也延伸到孩子被歧視的校園霸凌的探討。

蔡銀娟透過創作，表達出對社會的人文關懷以及替弱勢的生命尋找堅強的出口。

景框內外的書寫

劇本書寫與影像這兩種的主要媒材，在蔡銀

娟的創作生命裡，一直是「認識自我」與「理解社會」的哲學基底。

她的第一個劇本《百合盛開的國度》，就得到高雄的打狗文學獎，講述 1990 年野百合學運時代的故事，故事從兩個男生與一個女生的大學生的愛情，來呈現在那個大規模的學生抗議政治事件，對臺灣民主政治發生質變的一個時代的剪影。但因那時聲請輔導金不力，沒有籌到資金，於是便胎死腹中。

繼續發展的劇本，《17 號出入口》，是老兵的故事。

一個在 1949 年 17 歲時從山東被捉兵來臺的老兵，在 2010 年的時候遇到了一個 17 歲的臺北少年，故事的發展以兩個人的一天開始，來呈現老兵與少年的命運對比。

片中深刻地刻畫了老兵孤苦的晚年，一個人的孤單寂寞。影片主角，因為拋卻不下少年時的那段感情，終身未婚，養了一條狗，取了當年愛人的名字。老來終極思念的年輕時的愛情，是愛情嗎？亦或者懵懂少年的莫名情愫？

命運有時是殘酷的，一個決定便改變了一生。老兵此後幾十年孤守臺灣，回大陸探親的時候只剩下一抔黃土。

他的 17 歲走岔了路口。

《17 號出入口》被公共電視拍成戲劇，頗受好評。

說了好多精彩的故事，蔡銀娟不僅僅是在劇本上書寫，當她跨足影像時，縱身浸入原創鏡頭的虛構時空之中，挖掘屬於她自己的風格化註

記，一如她自己所言：

「……我不知道自己 50 歲的時候會做甚麼，60 歲的時候又是甚麼樣子？但我總盼望無論未來如何發展，我都能夠面對 10 歲時候的自己，安然微笑地說，我是一個熱情勇敢堅持的女人，在生命關鍵的時刻，我常作出深刻的選擇。」

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導演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只能活一次，但是透過閱讀，我走進別人的生命裡，於是我等於是活了很多次，因為在那個閱讀的過程，我等於是用別人的身分活了那一次，不管是閱讀或者是看影片，所以我覺得這對於我的成長，對我的智慧是有很大的幫助。」



照片來源：蔡銀娟提供

「……透過別人的跌跌撞撞，別人的生命歷程，讓我去思考生命，思索人生，解鎖生命存在的價值。」

「……閱讀與創作，對我而言是有很大的意義。」

蔡銀娟說，她作為一個導演，拍片是興趣所在，是熱情所在，所以她是先是做為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導演。

就像是楊牧在詩中所寫：

生來不為超越而存在或因蹉跎猶豫

靦腆懷抱萬種空虛

於可憐憫的一顆心，並嘗試突破

降落在從未曾去過的陰陽分水嶺

以金鼓誇示，聲張冒進

或迷途，遂緣山陵線折返

……………

這樣遠遠瞭望許久，確定

臨風獨立的是，不可能變化再生

如此完整，無可增減的原初

(注3)

她身為創作者，以心血交付的終極追求，不論是文字、畫筆或是影像，在開麥拉的景框之前，她都是一個懷抱溫暖而悲天憫人的溫柔媽媽，一個完整的人。

注釋

1. 楊牧著。《長短歌行》(臺北市：洪範書局，2013)，頁135。
2. 丁玲、李宜芳編。《天涯芳蹤：五十位晚明人的生命故事》(臺中市：曉明文教基金會晚明之星出版社，2013)，頁378。
3. 楊牧著。《長短歌行》(臺北市：洪範書局，2013)，頁61。

參考書目

1. 楊牧著。《長短歌行》(臺北市：洪範書局，2013)。
2. 丁玲、李宜芳編。《天涯芳蹤：五十位晚明人的生命故事》(臺中市：曉明文教基金會晚明之星出版社，2013)。
3. 蔡銀娟著。《2087年的時候》(新北市：聯經，2017)。
4. 蔡銀娟著。《我的32個臉孔》(臺北市：美麗殿文化，2005)。
5. 蔡銀娟、梅洛琳著。《心靈時鐘：電影《心靈時鐘》改編小說》(新北市：木馬文化，2016)。
6. 蔡銀娟等著。《火神的眼淚：職人影視原創劇本／影像寫真書》(臺中市：晨星，2021)。



我是大頭鬼

銳九九 著

小兵 / 11104 / 112 面 / 21 公分 / 2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581510 / 863

家威的頭突然變得好大！一夕之間成了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人，還被取了「大頭鬼」這個綽號。為什麼他會遭遇這種怪事？難道是平時帶領同學集體霸凌莫妮的報應嗎？我們常忍不住排擠那些與自己不大一樣的人，然而在別人眼裡，我們會不會也是那個「不一樣」？一起學習尊重每個人的特別之處，也珍愛那個生而特別的自己吧！作者以不同主人公的面向來呈現同一個事件，讓讀者得以換個方向思考，看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真正同理對方。（小兵）



李潼短篇小說 ：鐵橋下的鱧魚王 （二版）

李潼 著

小兵 / 11104 / 144 面 / 21 公分 / 2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581558 / 863

四個身體有殘缺的自卑少年，因為「同病相憐」，經常湊在一塊兒荒廢時日。有一次，他們在葫蘆塘遇到一位撈捕鱧魚的獨臂青年，這位青年雖然殘缺，卻有著神奇的捕鱧技巧，少年們不知不覺產生移情作用，將他視為偶像和英雄般崇拜，暗中稱他「鱧魚王」。作者以「殘缺」和「英雄」這強烈的對比，凸顯「殘而不廢」的意涵，激勵自以為失敗的孩子走出哀怨，以信心與努力，為自己創造美好的未來。（小兵）

兒童／青少年讀物



食字魔

王玄慧 著

小兵 / 11103 / 272 面 / 21 公分 /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581398 / 863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字都消失了，會變成什麼模樣？學校後山有一個闊嘴的淺山洞，這個洞穴沒有名字，不，應該說，牠不喜歡人家給牠取名字。聽說十多年前，曾有兩任校長給牠取過名字，還把名字刻在洞壁上，但每回刻好後，隔天字就會不見，不管試了幾回都一樣。王右軍發現，這個洞穴似乎會吃字！有一次，他和蘇子瞻吵架，氣得偷偷撕下一頁他的作業簿，丟進山洞裡。沒想到，紙上滿滿的字，竟然一個一個慢慢消失……（小兵）

兒童／青少年讀物

兒童／青少年讀物



爺爺奶奶的 情人裝

李光福 文；羅寧 圖

小魯文化 / 11104 / 32 面 / 24 公分 / 36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7043530 / 863

爺爺、奶奶都是老夫老妻了，為什麼還要穿情人裝？桃紅色的T恤背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本書用孫子的視角看爺爺奶奶穿情人裝的事件，透過爸爸的解說，讓孫子了解爺爺的失智症狀。在失智照護的主題外，本書也細膩描繪老夫老妻之間的愛、陪伴和堅守。作者受鄰居長輩因失智走失的真實事件啟發，加上穿著情人裝的外國老夫夫妻報導，創作了這部真摯的故事。透過這本繪本，希望每個人能更加同理並正確理解老人失智這個課題。（小魯文化）

兒童／青少年讀物